

让我心生四个大大的感叹

——读陈渡风新作《哦，他们是这样的》

■张志方

初识陈渡风兄是在一场拍卖中，后来加了微信，就慢慢熟悉起来。看他朋友圈发的一些日常，我知道这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媒体人、品牌专家，收藏的名人墨迹也蔚为大观，让我心生艳羡，也时常向他请教。当他得知我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工作后，颇为自豪地说，他从小爱好文学，十八岁就出版了一本名为《幻想男孩》的诗集，登上当时的畅销书排行榜。听后，我肃然起敬，是啊，从平时跟他的交谈中就能看出他的才气。

去年，渡风兄跟我说，一家文艺出版社跟他约了稿，这些年在创作一本儿童读物。当时，我没有在意。因为，时下的童书市场竞争太激烈了，除了那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外，一般的儿童图书很难在市场上有良好的表现。过后，看到他好几次在朋友圈说撰写、校对书稿到凌晨四点，不由又心生期待，很想早点一睹为快。今年二月，终于收到他寄来的《哦，他们是这样的：探秘课文作者的故事与手迹》（全4册）。

拿到书后，在短短三天时间里，我认真看完了这套凝结着渡风兄多年心血的新作。掩卷后，在为他写出这么一套能够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语文课本作者的童书而高兴的同时，也心生四个大大的感叹。

第一个感叹是渡风兄的收藏质量竟如此高。尽管我早已知道他收藏了众多名家墨迹，但看到这套书收录的近八十幅统编版小学语文课本作者的亲笔手迹时，还是大吃一惊。吃惊不是因为数量，而是质量，不单单有梁启超、郭沫若、茅盾、老

舍、巴金、沈从文、丰子恺、叶圣陶、郑振铎、冰心、艾青、汪曾祺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如雷贯耳的大家，还有安徒生、泰戈尔、雨果、马克·吐温、罗曼·罗兰、托尔斯泰这些世界文学大师。这些年，我也结交了不少收藏此类藏品的师友，但能有如此丰富收藏的并没有几个。二十多年来，渡风兄通过各种渠道，如文学界前辈、师友、拍卖公司、画廊等，收集名家的信札、题词、书法、手稿等等。为提高鉴定水平，十多年前他还报读了清华大学艺术品投资与鉴赏高研班，与国内顶尖的鉴定专家学者以及收藏界名家一起辨伪识真。这份对待收藏的认真态度，实在让人敬佩。

第二个感叹是渡风兄的版权意识竟如此强。我深知出版这种名人故事与手迹的书是多么的不容易，最难的当属版权问题以及家属授权。就此问题，我专门问了渡风兄。他说：“这套书刊登的故事，大都与本人或家属核实过；刊登的书信，也全部取得了本人或家属的授权。”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健在的作者相对容易沟通联系，但要取得已经去世作家的家属授权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渡风兄动用各种资源，想尽各种办法，以坚持和耐心赢得家属的认可，最终顺利拿到授权。还有书中涉及的故事，有的作者、家属也对其中的讹误作了更正。比如，他根据某篇公开报道撰写的关于郭沫若先生的故事，郭沫若的小女儿郭平英老师在审核时明确说是假的，于是他另起炉灶，重新写了一篇。还有像梁启超、叶圣陶、华罗庚等人

的故事或多或少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经过了多次修改和打磨才最终定稿。

第三个感叹是渡风兄的文学情缘竟如此深。渡风兄从小喜欢读书，这个爱好也一直照亮着他前行的路。上初中时，他已经在《语文报》《初中生》《作文通讯》等报刊发表了作品，也曾给崇拜的冰心、臧克家等文学前辈写信，并意外收到回信……这像一盏明灯，给渡风兄带来莫大的鼓励，也给了他继续追寻文学的勇气和力量。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渡风兄在上中学时，从老家湖南坐火车去北京拜访臧克家先生。臧老在家戴着助听器跟他交流，问了学习、家庭等情况，看了他写的诗歌，说很有灵气，并为他正准备出版的《幻想男孩》题写了书名。从中，我看到了渡风兄对文学的纯粹痴迷，更看到一名文学前辈对素不相识的文学少年那份真心的关爱。

第四个感叹是渡风兄的选题视角竟如此好。进入互联网时代，书信已经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生活，那种收到远方亲人、朋友来信的喜悦早已是记忆中的事了。记得上中学那会，经常有杂志刊登各地笔友的地址，我也给数位笔友去过信，那种期盼收到回信的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现在，学生虽然在课堂上学过如何写信，也曾完成过老师布置的作业，但大多没有贴过邮票、投过邮箱，很难理解书信曾经对人的意义以及“见字如面”的真实感受，更无法体会读信时或是喜笑颜开、或是怅然若失、或是潸然泪下的百般滋味。在这套书中，渡风兄精选了诸多名家的亲笔信，有讲述做人做事的道



理，有介绍自己工作和生活的近况，有嘱托亲友代为购买物品……这些各不相同的笔迹、泛黄发白的纸张，可以让孩子更好地了解书信的弥足珍贵以及蕴含其中的人间真情。

渡风兄属于“归来”的作家，他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观察生活、洞悉本质，经历风风雨雨的洗礼后，选择把时间花在美好的事情上——陪还是小学生的儿子读书。所以，他知道小学生的阅读缺什么、需要什么。最终，结合自己多年对文学的热爱以及丰富的收藏，他找到一口常人难以发现的“富矿”，不断地挖呀挖，让这套带有文人韵味、独特视角、精致审美的优秀童书跟大家见面了。

教育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而课本又是热点中的焦点。渡风兄写课本作者背后的故事，配以他们的手迹，瞬间引来各方关注。这套书自出版后，得到众多名家、名校、名师的极力推荐，赢得广大学生、家长的高度赞誉，更进入京东儿童图书热销榜、当当网“小学阅读新书榜”前十名。渡风兄说：“初中语文课本作者的故事已经完稿，手迹也准备好了，预计很快就会出版。”对此，我一样充满期待！

热土炕的记忆

■周刚振

在我的老家，过去人住的都是用泥土打墙盖起的房子，房顶呈人字形，上着瓦，这种房子就叫“土房”。此房冬暖夏凉，别看样子难看，住着却挺舒服的。特别是那锅灶连着炕，炕连着锅灶，这炕就叫“连锅炕”。还有一种是锅与炕间立一土墙，称为“界墙”，那灶就叫“隔山灶”了。到了冬天，睡在土炕上热乎乎的，从头顶一直暖到脚。不管你有多个，农活有多重，只要晚上往热土炕上一滚，四肢舒展开来，保准第二天精神饱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寒冬里，大雪封住了山村，一家人就坐在土炕上，炒一碗苞谷花，用嘴慢慢地嚼着，末了，又拉起家长里短的闲话，或者，又郑重地商量起开春后哪块地该种啥，哪块地里不种啥，一家人满脸都是笑容。小时候，我就是在这个热腾腾的土炕上，听妈妈讲了许多狐仙的故事，而更多的则是关于狼

的故事，有一家人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刚好5岁，小的是男孩，还不满3岁。有天晚上孩子看见家里溜进来一只大灰狼，于是就说给大人听，父亲便拿起铁叉在屋里找啊找，始终不见狼的踪迹，就说孩子说谎，委屈的孩子只管呜呜地哭。次日天一亮，父母就锁了门，留下正在熟睡的孩子下地干活去了，这时只见墙角挂的草蓑衣一动，从里边溜出一只大灰狼来，那狼整整饿了一夜，此时早已是饥肠辘辘，闻到小孩的气息更是垂涎三尺，跳上炕去将一双儿女活活地吃了。吃饱后，狼见门锁着无法逃走，就又躲进蓑衣里藏起来，等孩子父母从地里回来，见娃们没起来，就跑到炕前去叫，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天哪！父亲像是明白了什么，随手从门后操起铁叉，狠狠地朝墙上挂的蓑衣捅去。原来，那狼吃饱了，蓑衣下已藏不住了，露出了扫帚一样的尾巴来。

只听一声惨叫，父亲接着又朝狼捅了十几下，狼早已被他捅死了——听了狼的故事，我满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热土炕的另一头还留有一个洞眼，这炕洞眼高约尺五，宽约一尺，是专门留着烧炕用的，一天傍晚时分，母亲就去坡上将风干的树叶揽了回来，一把一把塞进炕洞里，再用一个木叉往里顶，然后再用火柴点燃柴火，只见炕洞内的火燃烧起来，末了，又塞一些木屑之类的，到了后半夜，炕都是热乎乎的，有时烧多了，还把入热得出汗呢。

就是这个炕洞，里面不仅藏过人，还钻过狼。说藏人那是旧社会的事了，村上的一位富户经常遭土匪抢，一次，那土匪头子带着一伙土匪半夜来叫门，男主人就从热炕上爬起来钻进了炕洞，等土匪砸开门后，没有找到人，听说男主人

去南沟要账去了还没回来，土匪就直奔南沟去了，结果在去南沟过阎王砣时，土匪头子一脚踩空掉到母猪峡里去了。另外一个说的是一天太阳落山时，一家人屋里钻了一只狼，这家的女人揽柴回来开门，狼一看屋里没处钻，便顺势钻进了炕洞。这家的女人就将背篋里的柴火往炕洞前一倒，一把一把塞进炕洞里，又用木叉顶进去，顶实了，就点着了火，火燃烧起来，立刻屋里弥漫起一股烧焦皮肉的味道，可谁也没弄明白是啥烧焦了，直到第二天掏炕灰时，才掏出几根狼的骨头。

如今，在老家早已看不到过去的房屋了，现在人住的是楼房，卧室里放的是席梦思床，冬天用的是电褥子，根本无法与过去的热土炕相比，开电褥子睡容易上火，早上起来口干舌燥。虽说现在的日子好了，可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热乎乎的热土炕，那能解乏、能消除疲劳的热土炕啊！

金鱼花

■北京市东城区光明小学三六班 张钊

我有一盆花，它叫金鱼花，我很喜欢它。金鱼花是一位阿姨送给我的。它造型奇特，花朵下面有一个“小口袋”，“口袋”是空心的，一捏就会扁下去。花朵的上面有五个小花瓣，像一个个“小保镖”。金鱼花的前方有一个

凸起的地方，像是金鱼的小嘴。如果你轻轻地碰一下它，就能听到吱吱的响声，像是金鱼在说话。

金鱼花的叶片很光滑，颜色有深有浅，脉络清晰可见，如果你仔细观察，还能看见

叶片上面的一层薄膜。它叶片的背面有一条红线，这条线有细有粗，有的很直，有的却很弯曲，姿态各异，十分好看。

我每天都会给金鱼花浇水、施肥、帮它去除黄叶，它好像很满意我的“服务”，看起来

长得更加茂盛了。有一天早上，我惊喜地发现，金鱼花一下子新开了五六朵呢！

我告诉妈妈，金鱼花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也给大自然带来了生机，我要一直好好地呵护它长大。